



新 式 標 點

王 陽 明 全 書

株 式 會 社

博 文 印 書 館



陽明全書目錄

卷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語錄二

傳習錄中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二

文錄一 書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屢中諸生 己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袁宗賢 辛未

答汪石潭 辛未

寄竇用明 辛未

答王鹿谷 辛未

與黃宗賢 辛未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己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答天宇書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元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尙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止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與薛尙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己卯

答甘泉 己卯

二 庚辰

答方叔賢 己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后禮記 庚辰

文錄一 書 始正德辛巳
嘉祿乙酉

與鄒謙吉 辛巳

二 乙酉

與夏敬夫 辛巳

與安守忠 辛巳

與席允山 辛巳

寄甘泉 辛巳

春倫彥式 辛巳

吳唐虞仲侍御 辛巳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湯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允道 癸未

答路賓揚 癸未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文錄二 書 始嘉祿乙酉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李德明 丙戌

與王公弼 丙戌

二 丁亥

與歐陽崇一 丙戌

寄陸原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劉內說 丁亥

與王子學 丁亥

與王公弼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吳憲副 丁亥

與友人 丁亥

與薛尚謙 丁亥

寄安謙諸同志 丁亥

與劉德洪黃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

文錄四 序 記

與王子學 丁亥

附錄以吉翁省序 丁亥

送李伯喬白鹿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川榮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濟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字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通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親明堂記 乙酉

嵩松書院記 乙酉

嵩山書院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鏡亭說 乙亥

鏡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丙戌

惜陰說 丙戌

文集五 雜著

書汪汝成梅樹卷 丙戌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題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書文默卷 乙亥

書顧惟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書王一為卷 癸未

書朱守真卷 甲申

書諸陽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齋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廟 乙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書黃夢星卷 丁亥

卷二

別錄一 奏議

陳言邊防疏

乞養病疏

乞養病中上陳乞採聖德疏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謝遺書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謝恩疏

給由疏

參失事官員疏

閩廣提督疏

申明賞罰以勸人心疏

政治疏

預奏勸勸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別錄二 六疏

議夾剿海寇疏

南嶺海寇功次疏

議夾剿海寇疏

換救海寇疏

交收海寇疏

議南嶺海寇疏

陞賞海寇疏

橫水桶崗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別錄二 七疏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兩河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剿捷音疏

辭免降廢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通遠鹽法疏

降廢恩疏

乞放田里疏

別錄四 奏疏

飛報王謫反疏

再報王謫反疏

乞便道省葬疏

奏聞廣濠偽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廣濠捷音疏

奏聞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親征疏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

恤重刑以寬市法疏

處置官員審罪疏

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廣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縣失事官員疏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罪惡官員民困以禦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劫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葬疏

聞警軍備用過錢糧疏

徵收稅糧稽遲待罪疏

計處地方疏

剿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別錄七 奏疏

征剿盜匪稀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控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恩疏

乞恩普晉回籍就醫養病疏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敕諭通行各屬

提督南贛軍務
征橫水營開辦

正德十二年

選練民兵

千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緝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剿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

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 五月

預警操練

選募將領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中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 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轄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搜剿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湖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剿湖頭方略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濟乞休中

告諭

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

禁約權商官吏

批批州府賑濟石城縣中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獎致仕縣丞龍翰牌

別錄九 公移

巡撫江西征實疏

陽明全書目錄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六月二十六日

廣東按察使司

六月二十七日

六月二十七日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七月初五日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七月十八日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廣東按察使司

七月二十三日

咨南廣總督都御史楊守謙

行撫州知府與南廣總督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稿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運司衙門

慰諭軍民

奏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奏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音諭軍民

欽奉詔書寬宥裔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道徵錢糧呈

襲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按察使仇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撫州府周知汪嵩乞休呈

批提學使事鄧說乞休呈

轉取別提學舒芬牌

南贛協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牌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贖罪

咨六部仲選莫元亨

獎勵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刊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國蠶

批甯都縣禮部知縣王天與申

曉諭安仁餘丁願買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家告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勳籌撥表還湖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真元亨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次子呈

仰南康府知府留教授送家信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故官官單

刑錄十 公彩

欽差改歸通行

酒兵進止專宜

牌強安瀝縣舊從前官更官單十一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漢求學詞

批延四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經委職官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案行廣西提學道與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李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牌行委官陳道設教靈山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李本設教南甯

批南甯道知府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案目呈

批南甯府表揚先者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國泰督餉銀官呈

經理書院專宜 八月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批南甯府延師設教

批南甯府延師設教

批南甯府延師設教

批南甯府延師設教

調發土兵 十月

輜糈營士學值高

征剿八寨賊匪吹牌

七年三月 以下俱詳八卷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 五月

追捕逆賊

牌行委官林德讓督課土目

牌委指揮趙榮督餉銀

牌行副總兵張佑督餉銀

輜糈從征土目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衙

撫恤寒降

批廣西布政司禮送故官次子呈

卷四

外集一 賦騷詩

太白神賦 丙辰

九華山賦 壬戌

屈平賦 丙寅

思歸軒賦 庚辰

答言 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辭為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嶺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登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鄧戶韻

山中立秋日獨書

夜雨山翁家獨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城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峯

蓮花峯

列仙峯

雲門峯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景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入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行過獄下

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簷月

別友獄中

赴請謫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請謫廣東陽明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

翟子鐘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

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懷昔容商白巖因寄盛榮爐三首

一日與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嘗以三詩

意言有款語是反饋也

夢與抑之見一語治道皆在焉豈爾有感

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上韻

赴澗文公留因書見齊弟

南屏

臥病書寫懷

移居陽里寺二首

懷別

送海

送張公還潤州

在平陽者林處素詩奉寄

來山公獄則過得聽嚴果上

廣信寺夕庵太守舟中夜話

夜自石亭寺用韻呈陳若雷公因寄盛榮

懷陽公及高白叢太常請友

過分宜望節回廟

雜詩二首

賓州府官春燕四絕

夜宿宜風館

洋州道中觀灑溪制

宿華亭五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寄周主

涉湘江瀟湘感是尊仰止先哲因憶友生

豐澤興感茂木寄言二首

遊嶽陽寺

次韻答之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風雨洗滌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沉水聊

饋鼓洞

平陽道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雜言

興隆詩二首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澗遂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歸居龍絕詣學於震穆洞南山二首寄懷

洞隸

探蔬

狩騎

南溪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澗洞

山石

無塞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城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遷家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澗

寄友用韻

秋夜

探蘄二首

龍崗漫興五首

客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榕

卸巫

過天生橋

金籬雲祠

春晴

隨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僕作紙燈

白雲堂

來櫻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寢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愈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南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送陸文順愈憲

次韻陸愈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淑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開楊名父將到留題

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關中坐雨

禱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晴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鷺羊山

洲洲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三藏道士壁

再過灑溪祠用前韻

外集一
應俊齋六首

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

遊瑤華二首

古遊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歸南京刑部主事

辛未年入朝謁北京東都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別 叔賢四首

白鶴六章

寄 子嚴

香川次韻

次香川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 晉甘泉二首

殿 別 宗賢

陽明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歸南京太僕寺少卿後

道躡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嘗杖錫寺

滁洲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丞觀鰲山中

鸞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病還龍門尋夜過別 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發夫翁琦子玉告歸書此見

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峯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部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歸南京鴻臚寺編

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舉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絕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戲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寶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挺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

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湯雲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題王質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開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

以後作

丁丑二月詔漳寇進兵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三首

聞曰仁買田畧上橋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巖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素庵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

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

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馨叔父歸城

示憲兒

贈陳東山

江西詩一百一十首

正德乙卯年奉使往福建處叛軍至

豐城遭旋濠之擾趨還吉安集兵

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編陽戰地

西華春暉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七夫

太息

佛淨寺四首

與興

離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宿夜

舟中望日

聞風

讀卷信汝真

別杜山園題

秋遊靈壽寺園次戲友百

登小孤山歌

登鐘山寺望其心對石門題詩百

秋遊靈壽寺園次戲友百

鐘慶山

歲夕伍汝真出待歸園即席次卷五首

元日壽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首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靈明社牧韻

舟過銅陵望雲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

之巖巒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九華觀瀑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壽九江行囊壁

又次李愈事素韻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微步至鐘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聞諸生問之有挾冊來訪

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坐冒雨登山九

之巖作歌

游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游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峯

重游無相寺次韻韻

登芙蓉閣始識九華之勝因復作詩

雙峯遊洞生霞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行大池月下聞宮次早知山下

首

文殊峯夜觀佛燈

書注進之太極殿三首

題照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春遊九華氣陰時陰霧竟無所見

一至是至德庵後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

得其真乃而作詩

歸頭遊坐瀉成

將遊九華與舟宿寺山二首

登浮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詩一首

寶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勸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游開元寺巖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游落星寺

游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游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歸懷

厭厭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緣之韻

再游浮峯次韻

夜宿浮峯次緣之韻

再游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為饒壽希明別號題

登香鑪峯次舊韻

觀從香鑪峯絕頂望遠

書扇寄從吾

嘉靖甲申冬廿一日再游峯次舊韻

午登後二十七日再游峯次舊韻

二三子來復為之次舊韻

舍

山中漫興

憶潘南山

和黃蘗石采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潘石

詠良知四首

示諸生

答人間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堂筆墨歌

書扇示從吾

送蕭子繼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五月禱齋
以詩來賀次韻爲謝二首

兩廣詩十一首

嘉靖丁亥感懷思田之疏

秋日飲日亭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安雨中諸生出被因寄德洪汝中并示

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

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橋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甯二首

往歲機桶闕宗受祖世麟老官慰賀來嘗

兵今茲思田之役乃繼父致仕宜顯明

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

信相承相尙也詩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亭壁

外集二書

答修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間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督澤司馬 戊寅

二 己卯

上彭幸庵 壬午

寄楊憲庵的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常庵中丞 甲甲

與陸清伯 甲甲

與黃誠甫 甲甲

二 甲甲

三 乙酉

與黃勉之 乙酉

復黃克剛 乙酉

與鄧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實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家字 丁亥

與董九唐書端 丁亥

答潘直卿 丁亥

寄翁看門闈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外集四 序

禮儀樂詩序 壬戌

南浙觀風詩序、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氣候圖序 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真門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總論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送董遠德歸東隱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華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送蘭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平山書院記 癸亥

何陋軒記 戊辰

君子亭記 戊辰

遠俗亭記 戊辰

象詞記 戊辰

臥馬塚記 戊辰

賓陽堂記 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玩易窩記 戊辰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時雨亭記 丁丑

重修浙江貴院記 乙酉

澧河說 乙酉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南陽說 丙戌

悔翁說 癸酉

關湯大行反試策問下 壬戌

示全仁隱試 丁卯

龍場生問答 戊辰

論元年宜至正月 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書察院行窩壁 丁丑

論俗圖錄 丁丑

書道觀圖 戊寅

書諸易卷 戊寅

書讀書圖卷 庚辰

論泰和楊茂

書藥惠卷 庚辰

書佛即機遺事 庚戌

題壽外世攝洗圖 庚辰

書徐女集卷 癸未

題夢機奇游詩卷 乙酉

為善景文 丁亥

容虛有

外集七 墓誌銘 墓 墓碑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 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徐昌國墓誌 辛未

凌 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文橋庵墓誌 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身刑部主事潘齋陸君墓誌銘 丙子

詔議蘇爾宰漢公祭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漢公墓表 壬申

節庵方公祭表 乙酉

漢晉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寮碑 丁丑

平雷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上卷

三版

甯真壽傳文 癸亥

潘康文 戊辰

祭鄭朝文 甲戌

祭謝貞明神文 戊寅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孫中丞文 己卯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 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高子功叔翁香文

祭王守忠文 甲申

祭洪憲忠公文

祭楊仕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翁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真文 戊子

祭軍牙六羅之神文 戊子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卷五

續編一

大學問

敦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

勸學

改過

責善

五經億說十三條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家書墨跡四首

一與克彰叔

二與徐仲仁

三上海日翁書

四嶺南寄正憲書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又與克彰太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又

續編二

與郭善甫

寄楊仕德

與顧惟賢

與當道書

與汪節夫書

寄張世文

與王晉漢司馬

與陸清伯書

與許台仲書

又

與林見素

與楊蘧庵

與蕭子雍

與德洪

續編三

自勸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乞恩表揚先德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宋孝子朱壽昌教孫贖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趙孟立卷

書李白騎鯨

書三酸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絃

春郊賦別引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縣公移

教場石碑

銘一首

箴一首

陽湖知縣楊君墓誌銘

劉子青墓表

祭劉仁徵主事

祭陳判官文

突張廣漢詞徒

續編四

鴻尼集序

澹然子序 有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對菊聯句序

東曹偃和詩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愈憲廣西序

性天卷詩序

送陳懷文甯都序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高平縣志序

送李柳州序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慶呂素庵先生封知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送紹興修太守序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重修提牢廳司隸司記

黃樓夜濤賦

來雨山雪圖賦

雨霽游龍山次五松韻

雪窗閒臥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春晴散步

又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又

次張體仁聯句韻

又

又

題郭謙濂溪圖

西湖醉中謾書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白髮謾書一絕

游泰山

雪岩次蘇穎濬韻

試諸生有作

再試諸生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簽憲

太子橋

與胡少參小集

再用前韻賦鸚鵡

送客過二橋

復用杜一首韻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

期小詩寫懷

待諸友不至

夏日游陽明小洞天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贈陳宗魯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題施總兵所翁龍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剿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教習驍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夾攻防守各 十月

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 十月初十日

刻期會剿咨 十月二十一日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批準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行漳南道禁止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禁約驍遊牌 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救諭 七月二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剿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驍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二日

再申明三省救諭 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濬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甯冠帶劄付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十六日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批遣還夷人歸國中 二月十四日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十三日

行左江道剿撫仙臺白竹諸獠牌

三月二十四日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批興安縣發請糶餉申 四月十三日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委官寶畫牌 五月初七日

行參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調發土官岑繼牌 五月初十日

分調土官草虎林進剿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劄付 六月初十日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調發武緣鄉兵搜剿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獎勞剿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八月二十四日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五日

批倉事吳天挺乞休呈

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凡二十條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

九月初四日

行吉安府收國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六月二十二日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六月二十七日

撫安百姓告示

七月初五日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七月初八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陽明全書目錄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剿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察司改恤孫許死事

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廿九日

討叛救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九月初四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十一日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十二日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十月初六日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九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十一日

追剿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三日

中行十家牌法

十月二十三日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

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日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截剿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六

附錄一

二二

年譜一 自戊比壬辰始生

附錄二 至正德戊寅征虜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

附錄三 至正德辛巳歸越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

年譜附錄一 嘉靖己丑與附越

年譜附錄二 自嘉靖庚寅建

年譜附錄三 舍於天壽山至

年譜附錄四 慶丁卯復伯爵

年譜附錄五 年譜舊序及

年譜附錄六 論年譜書

世德紀 世德紀附錄

陽明全書卷一

語錄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致知，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疑，既而疑已而彈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定，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問答天機，然初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下如先生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又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淺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卽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言，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隨所態度，始之何其可得，其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面遺，見其能化驕黃而察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步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門人謝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善作新民。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一「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

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一「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一「親民」。便是一「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亦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

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共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朝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朝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

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

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是個裏行裏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行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會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

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應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盡。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爵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調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爵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爵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

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良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尊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推約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

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不無近名之意，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良朴遺澤，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譁饒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則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且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經。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皆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言吐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

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竄皆魯史舊文，所謂「纂者」一筆其舊，所謂「削者」一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拯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義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歟？後世語妄聖人何嘗為此，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君，伐楚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能當自天下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數得通。』因嘆曰：『此非遠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堯黃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樸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堯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意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圖。』

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專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

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聞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泯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上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

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旁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縱根勿留，方可稱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寫而妄自分析加駁，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淡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

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漸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養，緣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自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爲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

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會贊說來，却似專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會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人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會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如家說嬰兒，亦善。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負，率乃天下之事，無不可為。這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這天地育萬物也，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未發，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可益，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澆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實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如此，則其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如為商時，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稱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用處。這上用功，凡明不得，自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別處。此是為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無外，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一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

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察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處。畢竟容分許，又何類湊合得聖人說滿一白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克己是無事時省察。」

澄問：「象山在人事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飲食貨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事變只在人身上，其變只在致中和，致中印只在並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發，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發，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瞭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個得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

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懼，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學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迷恐所不當怒，是怨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人理，孔子既肯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翻讀豈不感動底豫，崩潰既還，輒乃致國請戮，曠已見化於

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觀。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觀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觀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觀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觀，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觀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臣民父子各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僮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

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時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不忍，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

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無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入天理，所謂之放，所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許賓其詞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由科，有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一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固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誥，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

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纏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一這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纜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翻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王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塵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而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

一毫不微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天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

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粳之業，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變移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下器使，且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曰：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太古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若端拱清穆，六腑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若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裏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其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之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

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或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請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樂，平時無有喜怒哀樂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

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全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滂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莹徹，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之病，雖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盡，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

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子，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淡無朕；沖淡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淡無朕者，一之於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於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語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却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身，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見，亦只有個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

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個發端處。惟其有個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而在此，根在首。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聖氏爺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即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一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

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事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實。』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盡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殺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心之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識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

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而而前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鋼鐵雖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

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一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有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遜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此如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除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

「曰：『去草如何？』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祇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如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驅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纔未能無閒，如舟之有舵，一操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出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山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一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

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則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餓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一疾沒世而名不稱，一稱字去聲讀，亦一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上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舍喻學，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設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驅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驅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若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

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透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

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會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

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會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會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

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學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曰：「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學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時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

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學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學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全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

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掩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在，不是昏瞶，便是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為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官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善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

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個軀殼的己，不會為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惡汝這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汝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一個才是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聽發察於目，汝心之聽發察於耳，汝心之言發察於口，汝心之動發察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個血肉。若是那一個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

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主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

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懼不懼，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蕪蕪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善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間，待汝辦個真要求爲聖人的心，率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懼不觀，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啜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如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旁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寐。惟

息有養，臟有存，此心皆皆明明，天理無一息剝斷，才是能知。這便是一天德。一便是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一舊說謂聖人品節，善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啻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懼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一性一一道一教一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

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看，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己向裏，用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轍，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且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爲邦，便把做人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德祇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祇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大爲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象其得向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們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祇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語錄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管徐成之三書，吾師自謂天下是羽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三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只是難字，判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三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問道通陸濬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言天下之非氣，推昭萬死一生，豈還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淺智以目前於夷狄爲厭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護護終身，至於氣而後已。此非吾師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羅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增，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破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以善情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其而不知其成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旬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捉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是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為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脩身，以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

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夭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壽不貳，是猶以夭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夭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向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

或其心者，而違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故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賦繁就約，涵養本原，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吾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人，非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非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吾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吾子一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

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物，則事物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泯矣。

來書云：人之全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

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理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上甯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迨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

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磨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有苗來格」，是以至謂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

而不可以正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下，其可通乎？一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世務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辭，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至誠正而爲功也，度者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爲知，而謂格物未當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求學益以殘廢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相合，下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見而爲是，說非。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思。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如，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

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節，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宜，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格物也，而不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節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至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而後知溫清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言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之意，致知格物之說，言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而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宜，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瀟湘定省，孰不知之，致於舜之孝，而武之不孝，而與師養志，良曰：小杖大杖，割股嘗糞，事事處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繼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

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致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與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與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

而與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 upper 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言

往行者，孰非善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書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具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證，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

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模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籟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教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此也。羲和歷數之學，舉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

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又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惑君心，而濫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反儒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事推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因而知之者，亦惟當因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成者而稍爲之分譯，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其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雜，斯人論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於時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騫隲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於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爲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各異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一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昏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率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種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盡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學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其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務適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

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發軔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業而不恥於不明禮巧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入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適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興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內以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無塞相做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因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下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也然而霸術亦有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冀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揚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鬪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隘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

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詭跳踉蹌奇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曠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暈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問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滿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自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替感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不能以破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不能有成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習洶洶於人之心隨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鏡鏡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黜處郡縣則思與於官階則望宰執之要皆不能共事則不得於兼其官不通其理則不可以與其器記誦之術適以長其欺飾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詐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衆儒之所不能兼之也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講名儒說未嘗不自吾儒以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

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惘然而悲感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稍健，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行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

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忽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間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者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日說通與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而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澁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

極力提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惟

「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留不了事，不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留不了事，不是不加培養」，卻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一忠恕，達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漫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

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

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則為動。氣者在朱陸

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

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

吳澄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

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

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論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過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

己是，非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誘誘人，其誘淺。若自己不能身體

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嗷嗷度日，是以身誘也。其誘深矣。凡今天下

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足以勵切誡我也。則在我無非醫

博修省進德之地。空言人言「我善之短者，是吾師」一語，又可惡

來書云：有引得「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

已不是性」一句，了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容

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亦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性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

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

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

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質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靜，忘心固動也。照心

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忘心則動也，照心

則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

忘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

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語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所謂恒照者也。心之

本體，無起無不起。昏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他人不知存則

有時，而或蔽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他人不知察，則有

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

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

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也。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

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不見其所謂條理者。

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

一則誠。原非有二也。事但後事，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帶於一

端，是以不明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

之作之功，實亦下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情，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下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處可發者也。

又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特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他不能不昏蔽於物欲之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

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當知常存常主於理，寧謂也。夫當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費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聞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聞不聞無思無為，非枯木死灰之謂也。聞聞思為一理，理而未嘗有所聞聞思為一，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以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

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痛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

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固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空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與焉者何？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淫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

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非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

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甯靜，愈不甯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甯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甯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甯靜，今卻又添一箇求甯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學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容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安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問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先此節所問前一段，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乃有本來面目，達未已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來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而論明善之

義，明則誠之。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問道者，果何在？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則恐後儒崇尙記誦，謂詰之過也，照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病，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十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問道，然亦自有其學。應道不遠者也。使其開學知道，即伊傅周召各著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明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遂遠，無有的然證據，不可驟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遠道不遠。學者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

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千者高，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善，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不是狂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困行二字，更宜精察。

○ 卷之六 昔周茂叔每命伯淳、仲尼、顏子樂處，故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塗所欲皆謂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懼，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乎？生多問，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平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百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造業。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清明，反身而詳，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論論，無非此意，而原論尚有問道可得謂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 宋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念慮憂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癘醫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

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果雖經而出歸入佛矣，可乎？

○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略無纖翳，斷疑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之情順萬事而無憾也。「無所休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媿者媿，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媿者媿，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癘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斷然病癘之人，雖未發而病癘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發之未發，而盡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癘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白邪？大抵原論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以純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釋霧，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而善答皆得開所未聞。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契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一「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矣，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

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

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義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

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且思索，德幸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感而不知也。

「一思曰容，容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一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迥自私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絲撓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消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消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

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勳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一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一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氣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一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敬，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會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會見畢事則困憊已

甚者乎？會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欺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人，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是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覺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欺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欺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

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不自信，則良知無所感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致良知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常覺常照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若不欺而誠，則幾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而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按言愚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也。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昨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讀之，甚至。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講，不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此天下之有道以證明之具，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詭譎之慮有矣，證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肯遂教我，我有面反，復曉諭，固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照則天下之愛有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日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皆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

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為然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將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而，章劑其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之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踈誤，而改正補輯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踈誤，恐從其舊聞而已矣。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近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賈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遺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窮身二字亦足以，而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精為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

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觀物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成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俱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灑發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致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事專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維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他鑿辨於塗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

陽明全書 語錄 傳習錄中

叛道亂正，人得而謀之也。而況於執事，不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稱明訓誥，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置萬事之高明哉。且某之所謂格物，其之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謂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千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此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揚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此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已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重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嗜嗜之中，而獨出涕嗟者，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費心，殆必誠有大苦者。處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周多出於晚年者亦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善龜，一旦與之背

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一蓋不忍，無朱子者，其奉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無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覓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僅欲自其心求公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益，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公與未必非其所喜也。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一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纒纒以滋瑣屑之澆，然鄙說非而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或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當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會其中心之誠，然而始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弊，勢存不能別去，極快快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

任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矚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後，僕亦何敢不自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開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某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一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譏謔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理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不信者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其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

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揆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術，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志固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豈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援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譁談笑於其旁，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者，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斯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爲詭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

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在，惡而欲殺之者，門荷養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賦歸哉！驛運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斯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遷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願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傍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譏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嗚呼！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知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朋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

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突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兩咳嗽著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腐敗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纏繞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整溫，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聖學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衝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亦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猶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轍復大作。主上聖明洞鑒，責付甚重，不敢濺解。地方事務冗沓，皆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休下，稍就清涼，或可瘥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簡一節，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動是動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

工夫，而或有時間，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有工夫，而乃懸空守著一答，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會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是正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騷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帶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上，而乃使之勞苦纏綿，磨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亦夫。必有事然，祇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設區區專講致良知，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然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然

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有只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上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亦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滲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亦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但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

惻，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但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但之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亦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祇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只是一箇，雖則知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本體亦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測，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哉，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靜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結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新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功得力

也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
而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
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道
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蓋濬間
有機搭處則曰言之妄，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
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
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蕪蕪，非是以邇言當
察，蕪蕪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罅礙
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
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
原區會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廢者。蓋盡心知性
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
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
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
更不必說存心養性以俟而存心養性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
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
於庭除之間者也。存心養性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
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
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
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

學起立移步，而起立多步自無弗能矣。既已能起立移步，而步趨於庭除之間，
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始。固非
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
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
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
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功，卻須專心致志在存心養性以
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
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慮其
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
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
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
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
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
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會著實
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
者，還是良知尚有纒驕潛伏。若除去此纒驕，即自無不洞然矣。曰
作書後，移臥籬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
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
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
須纒已甚，特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

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全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駢其齷齪，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也。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誦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纏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圜獄而不肯入，視師

長如寇仇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墮其頤，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是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否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密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蕩，毋緩而懈，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遍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苟，毋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習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譬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黷傲，每十日，則總四班

選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袖紉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亦。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如此，則所知施乎。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語錄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月初，見先生於陸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見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後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他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由聞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愛意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德工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必先知覺，乃可以預子。有

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工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工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我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事。」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事？」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聽言動心，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安能無心能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事。意未有懸空，的必着是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之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亦。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然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真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我親，其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之物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來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倒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而瞽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動，惛惛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功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工，還覺有內外打即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工夫，不可有間事。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謂體本體原與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

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試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隨句句似鍼膏，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別有個訣。』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默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點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若，上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久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待，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學，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腦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家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

「子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手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論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道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裏一掃都自消滅，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盡。」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靈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元體來與稊講不同，我初與講時，兩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湛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湛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為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學來莫不打破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無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湮埋。」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

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并非有味，便紛紛難解，覺得學則易，覺難則難，用力愈倍，愈覺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膠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每每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為爾功夫斷了，便覺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所養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道。」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極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讀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嚮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受人譖毀，難緘，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去，克治，惟念

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廬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契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黨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庶幾業業盡心，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此知，只是障蔽多致，所以謂之學知。沃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等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博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此如面前見

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遮蓋，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瞻望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全體。」

以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灌溉，以至合抱灌漑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會行，便不去。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無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復動。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

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未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問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而」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他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便是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工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好，但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故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係率性在聖人分

上較多數。『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亦。聖人事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謂之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信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聖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裏差處，亦自莫辨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是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矣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素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之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時，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成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謂念慮之

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而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剛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了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鬧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下苦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苦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苦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之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以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漆漆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工如何腔子裏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

既久自然澄清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工夫良知存久黑幸幸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知知在格物上用工却是有根本的事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人事事物物上去窮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在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個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下離去。「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友藝却如無狀小子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此心不可缺的但讀書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故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於應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屬

此不肯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開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細要看過，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是停當。然良知亦祇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勉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穩，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怕跌無恐，不見是而無謝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

「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廢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遇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壞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必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思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爲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下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上筮是理，理亦是下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下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卜筮。卜筮者，求諸心，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天不可及，故以易問心，心

之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個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個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

且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惹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心入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一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能，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要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些說與他，他也不省得，也須慢慢琢磨，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

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流過，流過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流過。流過地方，他用水一般，若須與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別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要保全，以此，這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是禍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潭，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得他的。」

問：「叔孫武叔戲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責其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他也沒的。若自己若浮雲捧日，如何損得目的光明？若自己是個象煞色，不緊不介的，縱然沒一個人說他，他的惡態，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理，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譬如。」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靜之，是反養成一個翳情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操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糾縛苦楚的，不是。」

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會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日爲者而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至去鼓瑟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個東縛地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者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繼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一。」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亦願立志。」先生曰：「雖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立志矣。」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隨說到不覺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滄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而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你處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漳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知良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工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又覺照管賞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國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工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之，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工夫不是透得這個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流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我慎。」

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曾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想，墮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欲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儒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王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能，個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人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仰其天則，自欲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或問：「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先生曰：「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不同者，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心上原不動心，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不生之根，斷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復其充滿，此心該欲，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說『從性善』，此心上見，性善無善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若俱善。孟子說『性善』，此性上見，性善無善不善，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性善無善不善，在外有善有惡。孟子說『性善』，此性上見，性善無善不善，性原是如此，格物致知，只此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見一箇性，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個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性與物俱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一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一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蘊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闕？」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厚要應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所親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以，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舌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問：「天壽不齊，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說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头，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礙。釋迦人於生死念头，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只說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誠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剔，掃除清淨，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問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會一句，如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這良知，明明自是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明明自是，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才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若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曰：『其徒將塵尾，試問他如何說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既是正法的，塵尾拿了這個，有何可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動處就是神，其靜處就是神，人不受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過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私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僞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文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明，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嘗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這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之，應去良知便失了。若只是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差謬，得人執機人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圍，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一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一能步，一能馬，一能遠，皆有所長，便是才力有限，有不同處。有了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智，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照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

先生曰：「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照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

耳。」

問：「知雲日，欲鑿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的。」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箇透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動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良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鑽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

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節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只要肯用功，連這心不會痛楚，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起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痛哭而去。問人曰：「先生何言，身便慈之速？」先生曰：「我看要是有世間人不孝的，子賢曉是世間天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我常聞以不孝為父，所以不孝，賢曉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孝。」賢曰：「只這得，好是我孩兒的，今何不曾豫說我不為自心，為後要所釋了，而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賢只是思父喪孩兒，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自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慈。及至賢曉底，孩兒又不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賢是假古今大學的，子賢曉亦做個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一蒸蒸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父，以父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隱，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遑，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美盡善」。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管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

志。」志便是樂的本。一歌永言，一歌便是作樂的術。「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靠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散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籠，其流必歸於太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甯，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一」所惡於上，一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彥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無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直視就是看的，微視就是觀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觀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

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所見，又着在無縫無鼻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堯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舜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迷，便當做箇堯皇已上人。」

薛尚謙稱謙之馬子，李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此甯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謂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己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今信得良知，真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

先生發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東嶽有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欲止圭角未融，一巖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案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學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個大丈夫模樣，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視，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猶拔荆棘，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年，第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春岸，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灑柳，故人條在百里外矣。」一方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資若虛，犯而不較』，一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

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清說矣。」是夕，侍坐大泉橋，各與請止。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應用，不可各執一說。我這裏按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明無善無惡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肖，習心在本體上發，故且教在意念上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涉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者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人，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尤相詣，到每當一空常合食者，數十人，夜則談話，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香刹，無不所到，無非同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臨臨，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途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隔門，先生常嘆曰：「吾等難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皆聞之，問門者報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等遊學日久，卒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中聖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曰：博學於文，爲遊學存此天理，然則謂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致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專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整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一洞一與一殆」一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

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物「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六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工？夫心者身之主宰，日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於口，自無非禮之聽，發於手，自無非禮之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無非禮之善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善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夫做，則這箇良知便越發了，是不能致知也。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善；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

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朱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會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晝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晝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馮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事。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教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的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致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以一「知之匪鮮」，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一知之匪鮮。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簡「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學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個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物在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一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又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簡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便是私心與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簡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一箇？」曰：

「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爲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無德性只容空去學，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

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聖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

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學，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清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於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上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

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與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會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中，只在有視有聞上馳騁，不在不視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親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親其本體，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落實處。久久成熟，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萬物皆備於心，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衆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條一條痕，一團一團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悠悠蕩蕩

壽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會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特？』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卻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機，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曰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

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淵？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是在，何處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往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邀蘇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語，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舊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眞眞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率，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語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士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

宵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吾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業善之基，傲者業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如其知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一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語。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會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為書，到一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養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計告同門，

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盛，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贊刻者，故不復發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勞為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楚。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繁瑣，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沈君思長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蕪。蕪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真知，若重親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為繁也。請裏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自言是而不懼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淺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本及三紀，而論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輩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印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并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疑于是錄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軒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嶺。朱子病目，諱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所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輔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證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敘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澹晦昏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瀟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擾疲癆，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聞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運，陷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

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聞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諸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繼艾，至以爲自說，誰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共疑，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答以爲得本，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擴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爲以自暴於後世也。予予既自幸其言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嘆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取販，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亂探錄而稟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

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密，恐其意思作通，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諱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猶養本原，而繁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著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致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意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之物，愈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立誓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至說極，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節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語乎相去遠矣。不得而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教，誠不自揆，乃豈早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盡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適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遺者，為不少矣。意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初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勿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詭誑人之罪，蓋不可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辭，全無

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會學得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妍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聞中靜上，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嚼然耳。

答潘叔度

意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益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子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書，幸得相見，共爲學，想其於餘年，必能自入。互相排斥，此由各有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識人意，隱之，恐管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相之，因語及及爲幸也。竊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思之，正惟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語及及之言，亦覺得開中氣，安於海，每動學亦且看其子。其子亦覺其心，亦覺其力。著實體察，也皆爲要，其餘文字，且大脫，誠恐其未有大得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嘉慶自任，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官軀方似略可，吾然精神耗，日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處來日用工夫頗覺有方，無日無工夫，雖之病甚，恨未得從容時，未知果能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問向道之意，黃鶴向所論義利之問，誠有難釋者，但向所疑以爲近利者，却便舍去可也。向後覺得親切，如看鑿裏又有氣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日就此持守，自見功效，幸須多疑多問，卻無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解，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恐太涉支離，竊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枉耳。又聞講說亦頗動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靜正來，只恐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瀟灑於故紙中，徒耗精神，皆覺失後之旨，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大由是論論文，以爲積學之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語亦且注亦只如此做了去，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能以書之也。

答張敬夫

嘉慶居如昨，無足言者。自去歲方之論，凡几度日，讀書以已，固于無管者處，終是無氣。因循瀟灑，復失之。近日一應向外志，作心悅之而卒，皆自以者，苦學正前例，或而後，假覺此，而輩所謂上下，雖同遺，聊以拙自，若夫，自補復非前，其有自，皆謂其，慎獨，大，誠意，用，自，欲，當，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處，最分明處，乃會

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勸，慷慨度日，惟恐有意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關，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項，看不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真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雜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請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海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應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燥，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省，收拾身心，令向裏，令靜，聞退之意，勝而飛揚燥

擾之氣消，則治心正氣，虛神接物，自然安穩。一時安，則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寶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懇切體認，自己身心，輕自表揚，引惹外人議論，枉費酬應，分一而喪工夫。

答呂子約

閒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目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所拘，拘者不是，毛病每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擾之，而每得子約，則心緒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臨前難決，此可以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語，彼此極論，庶幾成吾之其。今又以此機會，極令人恨恨也。謂導後生，若自得學，則亦可謂善者處，不會滅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斷不能成。後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節，初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前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演費充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漸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論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發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頤、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講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實文雖如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如日用之間，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涉涉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結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薰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最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自得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

聞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概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撥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此而已。唯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

與林擇之

「最近覺向來非淺處不可繼數，方揚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俯仰容容，又已過多，謂夕情，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精比下達，幸甚於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用力處，如實有一物理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說說求其放心，說說這理也。

（子約復書云：「其意謂：『此言大頭腦，』非言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泊泊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會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聞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警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於此，則長聞認得南軒先生謂『一驗賊操舍，乃知出入』，乃死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主腦不，則其能常存，存於諸感應間，豈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說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纏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那。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窮理盡性，則久而自當明矣。夫人欲存天理，且欲窮理盡性之在，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一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誦誦，乃吾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理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墮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公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能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兩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全此而後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少知諸葛忠武侯，亦不爲爲習不善，行不

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己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能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逾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躡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

求而真切經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
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舉，假借而受
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
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罔天之極，始克從
學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

生幾乎已矣，敢以書去，固志使無若嚮之唯而後悔也。
若夫盡求本原於言語之外，實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
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嚮之指迷耳。
正德庚寅六月望，門人零都袁慶麟謹識。

陽明全書卷二

陽明全書 文錄書

文錄

始王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艱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聞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學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禮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

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恩，而誰思歎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愈追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若夫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却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琉璃瑩瑩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纔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

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古亦罕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心，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頓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薰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之，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爲之者，已見焉。耳而時亦見得胸裏意思，此亦自無可議也。下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單驕處也，免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亦有內則言之，亦有外則言之，以直其心，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注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後猶恐猶大不敢下言。」僕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嘗怒矣，亦既日一可，亦亦亦亦亦亦樂之未發，則是指其全體而言也，亦亦亦亦亦亦亦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下思中肯綮始亦。哀樂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不，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亦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

體。凡程子所謂「寂然不動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於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非於其未發者也。宋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折者，往往復數上而後入其說，則今之中庸生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不獨其所謂「自發而動」之，以至於至之，自靜而動之，以至於應物之是二者，亦皆屬於動靜，而後之貴者，定以今爲兩節，而疑其可有。此亦存疑之時，之謂存疑之時，則其工夫未宜有一之，非必自其、曙、而存疑也。且見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然寂然不動亦體當自知之，亦未至而揣度之，終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則亦未嘗見之，蓋亦有見且其所之者，則有因覺而亦可以下審也。君子不論其有以於，以爲然，其而究之，其覺而果有，後而之，以其而於之也。當在者，有以共也。今學知見兄弟，勇超持知見兄弟，深潛一密如吾見而猶未悉如此，何種見之，非若世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敢言之無諱，有所未，不惜教論，不有益於見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善。君子之患學業之不修，科第

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服於賢弟？古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侄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於貴，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爲聚，則不能發散，況人平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至不以吾言爲道，便當有進步處，格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常欲晦，亦以吾學未我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而有所不能，則將終階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下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即不。」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他云「即不可以棄去，又可以減輕，即不可以往歇，又可以「至」，則是「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與自有能不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苦，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仁，人心也，心理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慾自不能蔽，累私慾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強，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

毅？此會子窮理之本，真見之體，而後有是言。學徒者，知不可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助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慾，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怒之別也。然欲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輟，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所尙欠也。誠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 辛未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語，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與，時與日，仁稍尋，傍近諸小，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日仁，遐遇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覩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雲巖，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賻

焉欲遂從奉化取遣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川盡龜裂道傍人家
傍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甯波賣舟還餘燠往返亦半月餘相
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
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
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憫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
仁既往催促日至滬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舟月間彼中山
水頗佳勝事亦閑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即後亦此間
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
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滬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誠有
足樂者故人不乏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讀如其言
亦大可喜牽制文辭自宋需已不獨今時學者遠求脫然洗
恐亦甚難但得見亦無疑難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
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
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成得相聚一堂早晚
當有多少氣味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妻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味况應金之棟陳承結亭
相待既感深誼復以其未有以酬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
來索銳不久且還增城道途艱絕亭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
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亦應元
忠久不得音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
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臉封且行曰仁又
公差未還宗賢之思曩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
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元忠來訪此
誠千里命駕亦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日切瞻不足以承此
日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
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待兩端之說以希
俗取容意思殊爲衰窳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
宏亦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開月不
一見轉往有所規切發於誠愛懇惻心中未嘗纖毫毫較計純甫
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
愆然者粹亦痛自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
入世間較計埃塵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水消霧縹則其後人言
屢屢而至至有爲有詞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

抵牾。始聞而愧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愧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愧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善，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煨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煨煉之有威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一生於憂患一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意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窮賈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濂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輕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懷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懼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頤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巖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

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一一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嘗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一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檢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度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一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

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便是說以發我之蔽，善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吾心之應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昏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紙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

二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力甚力，可喜。學以明善誠身。

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常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探擷汲引，其間亦甯無小補也。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慶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釋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邠，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母亦有獨立無與之數，歟？囊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希顏慨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一蓋一書而足。至其功夫節自，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

者，獨足言。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誠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其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願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灼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體弱稍可，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糜於職守，無由歸，適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遽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沖書，聞與當事者頗相抵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是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請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遂今思之最自動心，忍性砥礪切磨之地，當時亦止擁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請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宜

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闕，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前，一聞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諒，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為志，蘇惺惺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一有志者，素竟成，一吾兄勉之學之，不日，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樂，寧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親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欲歎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歎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

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獨能說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一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實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躓，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會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體，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龍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闡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既而正月十八日，始我歸，即與事會。二月往延津，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前日聞歸，然於中意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覺停，此亦順視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繁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榷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爲」，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爲功？謂閱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諸語，皆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一一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一非存心無以致知，一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率

制於文藝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試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警，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甚，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具，舟車之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善。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

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一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躋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遷，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僕僮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內事啓沃，寬心平氣。

以黨禍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逾此關，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嘗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動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以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聞大學中虛計尚書略草稿，自以所簽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燬，近聞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候異日。山中與諸賢商其共成之故，皆未肯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甚益加體認，究竟當自有見法，遂求此，然猶未免舊日之習也。再學之說，尙已詳論，今猶索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拘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撥柴米水何往而非實學，固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爲爲功利之心，則今日談道，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上進之階，是必死於後，牛日用功未有效，豈非自誤其一生者乎？雖以自思，更思今日欲食其身之福，行其世之業，其當思自其始矣。勤者不末，事者修始，知所始，則其末自善，善之，是將不終始如來末之一節，世是不顧本末，終始如來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庚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善慰莫喻。人在仕途，如馬行瘴田中，縱復馳遠，足起足陷，其在轡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知此亦醫之小歇田疇，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步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浚後，吾道益孤，故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會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難學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難學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隳，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吾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言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月，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謫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與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當兢兢而自警，若欲在試中，非所泥賄，爾自爾求，不知諸君如何，想牛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夫夫失調，落漉，未知何時得到彼，且南嶽事多事，尉錄地迥四省，各有撫轡，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

一、爾能得此者，皆家之慶，感或感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
靖，今又得此，吾終有慶矣。日仁香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對
察，故與二三友，去田園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 丁丑

昨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夏，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將必破
之勢。某向在橫水營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區區剷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播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
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
期矣。何喜如之。日仁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備未行，出
此同致意。歸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
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聞之甚喜。得
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流戀。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
不工，其業卻是不盡人拿，而待真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
隨事攝道，不以得失動念，則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
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棄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
高之病而已。此世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精之
志，則已好，亦可喜，亦可學之志，即又不可以不深慮矣。

省而事國之，德念易易，實之美，未嘗不仰。然其大要，既得而
易壞，至道難固，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
勉之。

一一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
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
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
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離俗事，英非實學，無非道
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
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一忘與
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何事耶。知此
則知舉矣。賢弟精之熱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一二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
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
澤之暇，恰恰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楷
平，退休有日，羨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天有尤作年切切得立志樂業
視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非平日所謀豈成虛語平日所見
管得下可以不狂省也雖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欠未必不為後
日之出但已落第二義仍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
子解是更無討不是處此間朋友聚集濟眾且肯頗覺興
且願夫仕德又任歐陽秦一病財獨重故習其精神亦不足諸友
亦未有倚立得者古於長濟乏人其乞休亦至今未回未是來復
可議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字停舟鬱孤遲遲未渡此成出於意望之外日字
好學如此雲雲之士必有隨風而起者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
見太和報教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會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
可謂有志中間述千時語頗失愛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盡爾大
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從自誤誤人者亦
此間嘯聚乃與東山後諸或相連餘黨往往有從誤者若
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贈而致重縛兩省之患故須更更濕
旬日與之剪除身難遠度不可須料大抵如此

小兒公諸勞勤勤問語多處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

之果如何耶正之爾已得何場後雖區區久積於外徒博講安在
近來之極切際際今候似有至者予將書為我盡意吐露彼彼
久矣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曉擬法料以此結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
是彼前大賊未曾實落用力也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
經營誓死決非亦亦效桑榆耳

日字停舟鬱孤恐風氣太富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
早晚寒暑欠處區區初擬日下罪囚因彼前正刑撤兵太速致遭
今日之患實且示以久屯之形至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身
但從征官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
能謀如人意大抵皆坐此可憂可敬則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
抵心病後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
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實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宅樞
之間斯已不門戶勤早降得無亦應戮辱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歷得弟來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實慰無盡但知弟輩果
出於誠心亦認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
不自知者但思不能改過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

之爲。蓋伯王大賢也。誰曰「欲寒其而而未也」成湯。孔子大聖也。亦誰曰「改過」者。可以爲大過而已。皆曰「人非聖安能無過」。此亦何過之。本足以知過舜之。若堯舜之。而曰以爲。即非所以爲聖人。其曰授多之。言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曰以爲八心之。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其或跡業。業皆加精一之。是以能允執厥中。而於古之。時自見已。而之。是以能無過也。其心甲於人異也。「取慎不取。不懼不懼」者。時自見已。之功。非近。實見此。有用力處。非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身。故切切而爲。少違言之。使亦如舟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方少時。精神清爽。氣是鼓舞。而之。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其曰「世業」。而精神。亦日漸以減。故能汲汲於於。思。可有。至於四十五上。即如中山之日。以減。復何。其曰「一四十五上而」。亦。畏也。「夕曰及」。其。亦。見此。亦切切而爲。宜及時勉力。勿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己卯

問之有向。勝感。得。如此。庶。負彼此相愛之情也。前都。俱。遂致多日。攻之者。四。其朱子晚年。

之。集爲定論。聊以解紛耳。人輩近刻之。雲部初聞。甚不。然士夫。之。乃。有。意中。此一助。亦。有。古之。近年。有。者。先。代。之。卒不能。有。人。反。而。今。取。朱。子。所。自。言。者。衣。章。之。下。加。一。有。編。心。將。無。所。施。其。意。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語。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煩。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即。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善。書。具。悉。過。請。用。功。之。喜。隨。何。可。言。蓋。自。是。而。吾。之。學。歸。一。此。之。後。學。之。心。勝。勤。則。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乃。兄。愛。僕。之。僕。之。非。也。此。心。此。理。何。知。用。力。於。此。雖。百。慮。全。回。歸。一。登。不。難。字。字。而。而。而。其。始。也。率。其。末。也。千。里。老。兄。吾。之。深。願。善。之。久。僕。何。能。全。其。同。上。直。以。求。必。得。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下。求。而。合。者。其。一。所。見。時。或。不。能。一。小。事。吾。兄。既。不。解。於。僕。而。亦。以。及。於。兄。者。以。志。向。同。如。諸。人。同。適。京。師。所。由。之。也。有。甚。直。相。共。目。之。歸。終。同。一。在。龍。江。舟。亦。嘗。逢。其。大。學。亦。才。及。格。物。諸。是。時。上。以。曾。而。後。亦。置。下。復。復。話。者。兄。下。之。久。自。當。釋。於。也。今。果。得。所。喜。踏。何。可。見。之。有。時。而。伏。於。終。必。達。於。海。也。魯。人。也。以。晨。夜。光。之。豈。人。

將不得必以我其爲妄爲僞金鑿入於時領之室自此至寶傳以昭明於天下亦一於時領之室矣則其命猶二也夜光之璧然則而此則於其所固有無結於外也佩質定之耳未嘗有定也佩質之正則其所起而海也諸友實其德而西樞文在四澤所涉可量也餘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第日夜憂悶一曰爲「夕死」之圖登三千而未已欲棄印長自以併大事之有恐形迹太顯必於危難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受事如狂風驟雨中英草然忽之即棄復可定所取兩承楚人之誦此非骨附命不及此則峻嶒母爲壽思之見老父亦書來保其於是情懷愈絕所幸兄弟遠明德立宗明有人用此可以自勉其請所就請仕德誠有述有所未當便問不惜指示

一一 喪辰

傳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變塚上進德修業講類幸甚傳聞資邑於變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守獨留曠野之野亦未可畏也其告病未遂今日寤告歸省上住亦未可以悠悠嗟嗟世輩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救之叔賢苦節流中流俗洞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開下時之租口口匪黃昏之生何幸同時此地又可少度光陰客易矣却此上機會去後人而復得後人也二則會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焉相見幸聞之

答方叔賢

已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生復兩書讀一過慨然如鐵者之讀清源何子之見超然而諒也實可謂一日千里大學草木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東山虛與孟子放心一條而甘泉以爲未也復舉一東西南北皆有異人出此心其理同一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及須其大若耳獨嘆四德子之近而切也其「者則其功不得近而切然非實切切近之功則所謂者亦虛且而已耳自孟子消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求而不自者以其工之未切耳此耳所以獨有喜於西之「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徒事於講說書札生必終已然而西之能者日易使人已精於文辭崇溪氣而長矜心求其之無病而下向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弊賢者小免吾不可以不察也揚仕德法草草復此諸所玉實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後彼此音問隔斷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高厚加以學日文其所造必大異於世儒對一而叩之工凡人之不自學者以日語諸草才生學一漢則日益其意日語亦日其衰國派漢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

益暢達者乎？其日就下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以激勸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愛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庫裝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與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欲不以世為有道者稱頌耳。微講慎權之微愛我良多，深知感竹，他區電之心，自亦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誠，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家使老而宿習，皆不敢輕議文

在今時，非獨其肯下者，自以為為，可為，雖當於持達，皆以此學為長物，之為虛談，皆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其人者，皆矣。況其草而一者，再不念念然以接之乎？然要其出，亦豈有盡在假借之弊？在我下不可以比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真？孟子云：「君子之設料也，夾者下，抑往者下，追，以是心至，愛之而已矣。」蓋「不慎不休」者，君子施放之方，「有彼無類」則其不心然，多病之強，亦歸類

已一傾側也，行且會爾，焉所求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門日至，離不相面，喜慰深澤。近來此意，日得益親切，國愛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不竭。吳守欽以府志奉，實同車者，于中國震汝信難，奈令閉縮於自固，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避，有日，也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戶，曉諸同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聽却勿勿勿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唐漢來，時常得開動履，悉政教之善，殊意傾想。使書博尤感愛念之深，所喻律繩，蓋非獨以功利器，正以情，吾等受之方，又難以竟能自理，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求，之，上類，其間雖有善師，但以不知之，略如點撥，無亦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等皇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盡又，如何矣。南元，以此學日覺有進，其且諸，設下大非其，如，則更相，友切，之心也。方治，草草疏，不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識一日千里，無因垂書親詣其所謂濼塊過鄙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偷遺物遺，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親及之，幸有以教我。而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然復用世之志，近始奉教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繫。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嘗謂官京來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

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

曠作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筆實著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願莫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煩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

撫懷錄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激議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快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夫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說飲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政策篤信不同，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若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道者，必務煖凍足色，勿使有纖毫之滯，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謙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粗見特亦望鑒以此，謹啟。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唐湖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一「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得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意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誠及「學無滯礙，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竟見近時用工之實。僕固所知，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

者，病亦相因，語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懷其易動，感物而懷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其靜也，以其體也，其動也，以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靜。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所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懇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鑿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將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謙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命，感作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隲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脫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

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遺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獲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爲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自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學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階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黷，而道德流於無窮，斯謂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傳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資難之可恭。」吾其效以後世文章之士，期於作乎？顏氏云：「舜何人也？禹何人也？」一感作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道燈下，草草爲說，相去益遠，臨楮快悞。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通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際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歸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難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要費信愛，如歸人者，一時竊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諸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自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說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

鑽講說，頗有增補，而吾兄忽復棄離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人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改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廣向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諱。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一一 癸未

此學泰無，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追遠，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未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嘖嘖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潤先相，冀俾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於去冬安厝，蔡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質，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講每

皇極，未有終日灑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齋論先聲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處，又何爲其終日灑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達諸天地而不忤，實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如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雖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慮萬怪，眩發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停，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聲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動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一一 辨

別後，極想念，尙得尙讀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本說，蓋說知是問，問是也。不說，蓋說下手處，只恐，恐是也。不說，

實證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處，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彈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語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若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害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驚羨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努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僕我者，果能戒賭不賭，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聖賢人異，然其遠端托始，亦惟欲引入於道。蓋真箇後序中所謂「黃老志是貪者，乃以神值之

節，漸次導之一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瓊瑤再
爲文武，漢於學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豈能不至苟有可以
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蠡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
者，非可以舉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
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
弊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
謂，厲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廢歲月，
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
醫」，區區非良醫，蓋書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
間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
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一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
賢者觸忌冒諱，爲之辯雪，誰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
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
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
其言而是，欺吾斯向有所未信，欺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
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欺，吾斯既已自信，欺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
以務求於是，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
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

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善矣。夫道也，道其說亦自出於此
儒之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顯異於昔人若輩，至杜撰
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
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漸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
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嚮
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
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
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蓋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
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
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
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善，如質子之說，金乃未免從
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
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
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
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庵
之在當時，備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
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
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
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甯無非笑詆
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
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

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明切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

「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固為詳悉。今原忠宗實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會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發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緩？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鑿之飲食，其味之美，思食者當自知之，非入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令且姑為國用一言之。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所謂欲速助長之病。誠恐其言之不實，則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慮之謂也，乃戒慎不

請，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或怠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慮，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體從心所欲，而不隘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岐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慮，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慮，是私心不可有也。」堯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欺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欺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瑩未畢功，人事約者，來使立候，渾筆潦草無改。

與劉元道

發末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靈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

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劑滲泄之，聖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厭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覺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學發病，其失一而已矣。聞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

發末

憂病中適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聞其不起，慘劇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才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熄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感者，情緣因循，偏著一面，語不野，務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奮陽才賢之業，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爾而未中，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講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云格物說，修道計，誠尙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併，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廢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解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一一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腹脹亦咳逆，泄瀉積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給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愛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微晝微夜，微古微今，微生微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夫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微動微靜，微死微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為之哉。

來書云：陰陽之氣，新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

此種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在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入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新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新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新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謙獨。謙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情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顯

仁在其中。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曰仁。一曰：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
人而忽之也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蔡邕問仁，子曰：愛
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哉。昔嘗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
之稱，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
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
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祇謂釋
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
能喻。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
者，凡惡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
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善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
情流於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
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姦，而思則無
邪，未嘗少異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玉。」未嘗不
知其姦也；其姦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
而不異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
也，俱無欲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善者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
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矯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

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說。
若又於好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日月之病。吾人多
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
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
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一平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執推之，惟思而外
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
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
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
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
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
此語蓋得渾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
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
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
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筋爲之亦須盡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

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遽承問事，得問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一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師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聞及之。

答董汝龍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短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酸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問：某因親弟竊殺，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重，惡終敗事。一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處，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容之，以為擊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至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須放開，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與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善人懲較，君子亦懲較，善人憐，朝服而立於許，謂言之五刑，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笑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師子便能識得，故曰「一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與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大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一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之致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遊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切切至此，內重宜然此意，弗徒家之嘗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了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苟不安。

問：某因海甯縣承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紙，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棄葬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分意思，不得多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開，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

與本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山中感暑，細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開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默，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至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行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祕，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會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數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會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爲如歸，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海時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中海區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寄鄒謙之

丙戌

此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眞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

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關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杪，不欲盡言。

一一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附祭之類，因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直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

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厲，我知其不爲貴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歎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爍憂病中，近復咳嗽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漢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附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緣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竊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隲、穆之遷，主列於南，隲皆統於太祖，東向之會，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

如。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會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會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妣考南向，會祖考禰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耐於己之子姓，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耐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會矣。今民間得祀高會，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質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傷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耐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會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耐之，於義亦可也。」

二一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懼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醒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感。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常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剴削繁文，始得。以鞭辟近裏，剴削繁文，亦非事本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諛之亦以爲何如。

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嚴夫後儒之沈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歎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甯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感昧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夫，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俱悵然既自以爲是矣，而天之道，其有語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

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剝，創艾而病根深痼，萌孽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醫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顛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心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聞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獨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尙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隱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

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量，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

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

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者。」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歷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

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

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故象山亦遂枉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奢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而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塵壘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欲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

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消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容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有於聽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察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察知之體。而察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霧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

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也。亮之亮之！

一一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承去，草草會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會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籩無及矣。彼奸始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譏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足，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頃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愜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賈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一風

雨如暍，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曷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竟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一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擡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爲一款條例之中，一如以堯之試鯨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一則是尙有此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一節皆聖

之體也。審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素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一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縣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

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爲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一一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愈勤慳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

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遂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善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溲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其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間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章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吾問雖疎，道德之馨，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墮陷鄙者多矣。

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願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情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一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

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縮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曩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登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藩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費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隨書悃悃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歎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眺。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某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

頹廢者。蓋與誠市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告。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得自己良知，未能致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

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書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辨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卻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糶於市，取其贏餘以贖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糶，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入聽之，舍糶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老幼，亦交徧譴謫曰：「我朝不糶，則無以為養，養不繼，則無以為養，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顯，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糶，竟資養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糶於市，忽有舍糶而田者，甯能免於非議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顯，乃克有成耳。爾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流慰。人還，爾知少致切副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德遠辱，兼以書儀，感作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待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抵橋後，即赴南甯，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開藩。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孽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綮，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爾

友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禱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蓄中所論，邇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論，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蒙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讀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被他岐之。蔡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二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丁亥

家事頗延約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齟齬，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來持，不致遂有傾倒餘魄。又得應允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亦以此示鞭策耳。即日已抵暨慶，去樞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一一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鶴華，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允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少。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二二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大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竊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迫，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膳壇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就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完。德洪汝

中贊，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文錄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有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遯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從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

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感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克剛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過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予益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闕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

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闕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馬，又必有自矜而不能決，已而外議焉，又必有自沮，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矜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覽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遠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交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解也。夫言日淺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亂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贊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閒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洪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蒼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揚墨周程之際，釋老大有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揚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論

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而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說，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遺，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百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遺，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循溺於郭備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頓天之學，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竄也。及發乎什前後，與晚得友於甘泉，滿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高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矣。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緩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辯，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嘗言之高於予者，天壤焉。講說矣，則遠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泯然於予，則猶將益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爲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口中故事位告，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予以先覺，則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與觀。」予曰：「勇，微此，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總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學，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解官其罪矣。幸而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謙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手。」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以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

用亦一也。既斷也，陶也，坊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用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一之必不，則弓焉而治，斲焉而陶，坊焉而陶，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味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味。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假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還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其之緣焉，夫得也，有宗賢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

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整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整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曰：『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管，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盡親往焉。』整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調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整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整為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艱，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遠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整至於夫子之門，勞苦繼

體，或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合於道也，捐俸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聞語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鑿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信夫子之言而後罷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視乎，燕石以充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備磨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詳於陽明子曰：「元殺管仲，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則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濛濛，日月明明，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以立誠，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智歸歸，擯牛尾，而莫既其與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審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各居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擯牛

尾，而莫既其與也。夫誠，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一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願蕩之，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潛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釋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日儼儼，日非非，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一至，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日暮倚焉，去德莫淑於尊賢，莫過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潛則以爲日退也。潛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欲然，忽欲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聞然若有親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焉，自是且數月，蓋無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復儼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思息而愈興，業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旋失屨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

「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修之勳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極，古因之，而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吾人之論，非乎？非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以立誠之說，粲然若什而興也。明日又書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書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書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業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身之身，吾喜焉。吾悔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悔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吾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成於悔也，庶幾獲夫子之德，無負於夫子之教。」屢月餘。

告歸，陽明子敍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莠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廢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聞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畫旬有九日而後，驟然

於陽明子之學非禮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酸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會氏探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

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書已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吾心之篤，敬，懍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無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剛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勸，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道學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澹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志辭章，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擾疲瀆，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學，固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醫官龍

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節，悅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陷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戕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憾者，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臆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販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蹶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

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謂於文雖驚於虛高，率以為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囁語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章，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驚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膏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闔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其昏逸賸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雖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嘲之，以為是變其常。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還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

有所謂日月有所異矣然必歸於一也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出之而至而日學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習月三論其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學者亦交以是勸日學謂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然後復歸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學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焯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爰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於善而已矣止於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致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格致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身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善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

意已去夫故不務於誠意也者謂之至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妄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夫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本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極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斃命繁縟於視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蕩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燿燿灰

數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儒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未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無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懷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筭裘案牘，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筆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五之具，惟務求仁，蓋精一之薄也。而

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而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容於心者。而頃一日，某州，勸兌官同，如委人之觀場，莫知悲

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爲則黷糝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文錄

記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勁要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安，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鵠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文山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佛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卒，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祠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日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閭閻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閭閻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隘之私，士流於縉紳，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

方之公之忠義在矣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
賢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進而崇之者。忠義有諸
己，思以曉諸人，因而表其剛字，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
而未能說諸身，姑以修其剛字，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詞
字，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
誇其中，是假其進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
瓦礫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
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
某嘗令茲邑，詣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
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
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蘆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
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且夕操紙吟唱，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
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
春，蘆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屨其瓢笠
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
詢之其為蘆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蘆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
席之窮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
瓊瑤，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

而管不稱其所為，以為世實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其
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
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
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
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
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知
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數曰：「有是
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善言之，何信
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蘆石聞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
欺。」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
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
「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
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專，見有或從師
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
徧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
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若人，將古之記傳
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氣質之難
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
放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
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乎。苟惟理
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功，不足以

樂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人推我也。吾師能以查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從，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居禹穴，登繡峯，臨秦望，尋觀亭之遺蹟，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考，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鑿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案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羅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好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好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吾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不信，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吾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利之從。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虞，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從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

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則從吾而化矣。羅石瞻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羅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羅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高明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

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

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大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知者，是不誠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

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堂，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夫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贖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揄彥選俊，肄習其間，似倡列郡諸士，而以屬之提學兼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篋，聲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書以紀其事。惟我皇明有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重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一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輩馳鶩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噫

世道之憂者思愧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醫之兵事，當玩強，偷惰之餘，則必遷將闕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備校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歎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善之舉業而巴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違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難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審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審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審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鑿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賢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一以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一以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安，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

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勵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闕，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闕，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爲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爲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闕，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

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安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習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頹廢後世也，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其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索制於文辭之末，輕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囊人匱乏，而猶蠢蠢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浸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僞經。修浮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襲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賤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為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崗，廢久矣。郡守浙南翁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

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一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下狹辭，則為記之。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亦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頽敝。教諭江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疾，辭未有以告也。且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管有說焉。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饒糜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為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修之學也。其特需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許今請為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愛民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憫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貪食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入心也。道無不中，

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一允學。中一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虛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然。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罔然指爲禪學。而羣儒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盡者。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盡者。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也。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吾心未盡也。吾之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有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成輔相。成已成物。而皆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盡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以盡心者矣。

而不知已。是以外人倫。違事。能之。而要。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其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違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違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神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學。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盛日遠。莫知其所抵觸矣。存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願以爲禪。而反仇視之。不亦大可笑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而猶其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誠多憂懼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與者。爲不少矣。而亦嘗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文錄

說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雖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賣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面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適予而

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覺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嘗聽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誘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視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肆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詎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美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闕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便觀省，且語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

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哉。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書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一師嚴然，言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原不

善則流息，不權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便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操心，責此志，即不憚；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有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一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於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看「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融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予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申戊

餘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其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彼其已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攻，毀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

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忘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禮，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滂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

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矣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顯，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

棄業而沉於舉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一諱一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遺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日晡所發，而情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亦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知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腐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长，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執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一率性之謂道，一誠者也。修道之謂教，成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

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一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道德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雖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一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頤而索隱，繁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甯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占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韋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政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

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轉形象也，而以爲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無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甯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切切焉。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義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擊學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文錄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也。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進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夫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

廢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詆之聲，音韻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被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所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

予曰：「噫！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法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傷，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恨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沈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斂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索之愈詳，而所以飾其奸者愈深。

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濶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詭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其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一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一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決視；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己，濇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

服之也。「見賢思齊，知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慧，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劣，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愛。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目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乾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充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高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

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辭章者，莫不以是矜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值，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了甯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思學問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道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并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違矣。所不守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有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

纒千里之誼；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賅，苟以忠信達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顧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汗，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於荅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遠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連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聽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知，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

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經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負負笑來，居數月，皆隨衆參講，默然未嘗有所請，觀其色，泫泫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腐寸之萌，茅子謂腐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腐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腐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親，聞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開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知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

愈其知之未至，惟恐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至也，則一
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
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
而子有弗知乎？如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
至矣。如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不爲之，則知至
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流也。決而行之，無有
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
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
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蓋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
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甯有心外之性，甯有性外之
理乎？甯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
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
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
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
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
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

「至是於心之理也。」曰：「吾則夫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
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也。」曰：「是所謂知
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
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事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
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
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一知
至至之一』，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異之教，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感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
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
「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甯非孝子之心
乎？雖然，予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
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
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
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
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
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
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
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

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首曰：元相苟非至矣，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拜書親，而來幸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感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窮理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親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託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

人孰無是良知乎？苟不能敬之耳。自聖人以至於一人，自一人之心，以至於萬物，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尊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高自大，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撝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齋，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

不肯者也。愚不肯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該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浸溺既久，先覺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奮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穎而意向甚篤，然以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路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中

子禮爲諸賢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窺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悅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惑，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可以爲政也。」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窺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察民之所忽，而因以悅

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惑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禁年而化行，嘆曰：「吾乃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馳馬以爲導，更於道，皆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此皆修其業也。其業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恤，喪葬有資，養老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嗚呼！王道之興，民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田廬之可耕，有桑麻之可織，知有相恤之義，遠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田廬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爲格，其以和，外爲愛而內貪，誠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回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教如格物，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泰治之澤，而曉曉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營營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

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亥丁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一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

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一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俟往候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紛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致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陽明全書卷二

別錄

奏疏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宿處，此誠聖主過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漢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執希龍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怙愾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聞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教愚以激怒。

陽明全書 別錄 奏疏

七日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韓、世、劄、鏞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人，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領袖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習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編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選，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善，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察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是趨殺妻，忍人也，而稱名

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云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德厚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嘗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勸，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一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社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恙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虜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野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糧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宜先聞而後賞者，今師旌旆行，言已無及，惟存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連詔諸將密於軍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嘗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

猶在也，而其費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上，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軀，上而致一，故兵法曰：「一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憲至則投甲歸屯，遙為擊虜，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壘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暮調守於西，鄙詞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畜，皆以權力而屈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剋，騷擾道路，使勞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戒之恐。

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救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演播優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戎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餽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奮而不應未免少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神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

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饋惟欲責以大威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當進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譬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問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收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起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效者也

——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煩艱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

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炙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疴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詣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一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墮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敕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瘥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新以聖，以能離惡而揚善也。臣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斯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于雷霆之怒者，但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上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執從而問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墮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遍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曾言實罪，伏觀陛下明旨，有一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下僚之條，故政昧死為陛下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孤誠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錄職之罪多矣通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難以階資稍崇偶幸瀕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取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溟濛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儆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寮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餽贖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解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甯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魘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惟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帶滋外強中樞頃來南部寒暑失節病益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

於膝母年今年九十有六諸恙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顧爲訊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政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報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南土甚棄養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奏上

臣自七月以來可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遞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在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曩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

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困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光明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游說之談，以誣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獨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

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薰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僮，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曠，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爲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

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願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誠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金都御史

陽明全書 別錄 奏疏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識，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敕回調理，皆未蒙准。充軍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氣體孱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還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願任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誤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垂危，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頑，敢忌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見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禱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

七

「為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救與他。欽此欽遵。」
 「臣自以罪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債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廿四日，節該欽奉教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
 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閣都御史文森遞延誤事，見奉救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同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計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
 一聞報憂懼，不遑甯處，一聞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
 一備書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疏，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間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贖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慮於覆轍。匪勉事，忽已臨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願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

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虛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不足，竭砥礪於己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樂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覓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事。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

遷前共轄縣作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德屯，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剽，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圍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營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騎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勛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營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容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當向各官將兵分布割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

餘徒，敵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賊首池大鬍賊首池大妄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果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廿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勛、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潰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殺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柵，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一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鐸、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鬍、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割。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潮頭去訖。』據安遠縣知事劉瑯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避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在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營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鄰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

知縣劉瑞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賊其不備，善敗猶克信望，恐自龍南直趨湖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卷看得縣文，官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跡，顯出奮勇，實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獲，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原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鄒錫淵、捕頭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王簿、周政，僅備鎮撫劉鏞、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瑛，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督欠，賊由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方為巢，卻亦不行時常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違奉敕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聚數千變詐百出，今雖陰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況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為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開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

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方官等來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深敢擅便，為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一會同分守右參政又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濬，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徽，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麟，知縣施，知事曾瑞等呈稱：一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業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對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燧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一等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一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舉地方，卑職與指揮曹和縣承紀，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舉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曹和紀，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戮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接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兵，賴俟

秋冬會舉，舉攻，恐生他變。一通行呈稟，開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伴言竊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統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顧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壘絕谷，趨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袁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貓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崗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指揮高偉推官胡甯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十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漳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龍震等，各呈稱：一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嶺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

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戮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一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一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章鑑，大溪哨推官胡甯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一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鐵，百戶呂希良等呈稱：一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一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一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令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勅令，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承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璜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一緣由呈報到道。一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兼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一遵依

下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
 肅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
 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
 判徐鐵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
 討破古村未窩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
 嘴蕭乾交范端蕭玉即蕭五顯蕭劍蘇璠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
 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
 死指揮單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殘巢
 奔逃走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舍勢乘險併力拒敵
 擊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
 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
 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
 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
 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
 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
 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葵巖賴英等并
 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
 馬牛贖銀銅錢衣服器仗蓆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
 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
 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
 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

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
 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
 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畫詳各該守巡兵備等
 官欽遵警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一開臣於本年正月十六
 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
 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至誤軍機當即備選
 該部咨來事理真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
 後續據福建有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單相縣丞紀鏞被
 本傘賊衆突圍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
 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添派狼兵候秋再舉。」備
 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至此敗颺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
 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
 他慮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
 求勝豈可輒自退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
 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
 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
 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
 等侍險從逆已將七年黨惡聚徒動以舊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
 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
 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
 苦列椰慶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

建領兵各官，始雖疏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燾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猷，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僉督事理，爲此具本題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觀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饒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隨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刺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投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賞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刺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賞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

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刺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但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詞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驍首謝志錫、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其追剿，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勸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勸，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精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

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開謀，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具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督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播，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遺，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翻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

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誅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甯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甯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職味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來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稟勳，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

是乎有構羅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棟南嶺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一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會齊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

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擄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一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途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牌使即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

罪去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後軍敗事然後選遣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道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厲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政治盜賊一策疏

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盜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一寨賊一夥突來龍甸保虜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璋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峯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鄉甲蕭俊報」一寨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一寨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議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兼知請賊向往在來報續據

龍南縣稟「被廣南瀾頭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勦。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剛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勦失事緣由呈報外，竊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應，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剛等，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守官行事，照例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勦前賊，見今有賊出沒，及會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猛獍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太備，善報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揭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高知王泰，查勦得「南贛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剛、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瑞、陳四能、蔡積昌、賴文聰、劉潤、劉受、蕭居、張、陳、方、成、潘、水、陳、蔡、蕭、周、蔡、周、詩、文、

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澤、所流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委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臨南，因與廣東之龍川、瀾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鬚、大安、夫、利、合、薛、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周、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珣、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會子、李、丁、金、余、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錢、陳、秀、廷、陳、珪、劉、經、藍、劉、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湖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策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挪借京庫折銀二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唾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一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鄭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計之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

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羣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一及據桂東縣中報一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一又據桂陽縣報一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一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州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茶州桂陽縣申一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五年以來，賊首劉福全等作亂，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晏，雖蒙征勦，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劉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箝官，賊首高仲仁、李寶黎、程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剛，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潯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劉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寶黎、程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剛，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猺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寶黎、程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剛，未甯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擄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甯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自今猺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

要造昌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務極，呈乞轉達，請調七省官軍夾勦。一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隘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微，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借官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途。若陛下假借官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口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爨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振敵，賄者挾類而深逃，造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膏徒，且狼兵

所過不滅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齊集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罄，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社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贛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中一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湘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黃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潮頭老賊首池大慶，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

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夫訖。」及據南安府中一據人陳縣監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寨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直至界首南流劫，與賊對敵，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一及南安縣中一准縣丞舒富、關奉、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一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贛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番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井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割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一十二名。」又據樂昌縣知縣李增中一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縣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中一「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十餘徒，圍劫新地，屯餘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直殺。至地名揭

襲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
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璠等率兵
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
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曾惠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
因。及據湖廣郴州等處兵備副史陳擊，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
一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甯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閔住千
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
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
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怒等六名，俘
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
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敕命一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
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
生發，即便設法勦捕。欽此。欽遵。一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
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
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殺，
就便相機截捕，獲助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
官，將斬獲賊級開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
屬，并牛馬贖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
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文事理，為此具本
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
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
縣治僻在一隅，相離廣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
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
衆，集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
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俟襟清甯人煙
輾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縣治，
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甯，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
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會敦立林大俊等
呈稱：「河頭地方，北與廣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
接壤，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
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
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
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
調兵剿撫，雖少甯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
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
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會敦立等，并山人洪
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
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廣溪，堪以建設縣治。合

黔南靖縣清溪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制管攝，隨地編差，及看得廣溪枋頭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為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輸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甌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廣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務案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備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衙門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慮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枋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

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上情難達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關係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與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眾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傾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代木畜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切，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如此。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案咽喉，今象湖可排夫率，灌諸巢，已雖破蕩，而遺孽殘黨，亦甯無有，逃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涉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

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部請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燦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自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據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開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會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豐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勸令開稱，願裝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准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礙，買賣之源，乞賜俯念。

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一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擊獲數起，問罪不過十分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家，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汪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准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會開載袁臨吉三府，分令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內開廣

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隆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士口糧，并取赴贛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速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遞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審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開，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勸調官兵，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銀兩，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趕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動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御史陳愈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

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甯，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舉而三得矣。一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救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中。」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敷，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救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巡撫湖廣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
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
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榔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
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縣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顧福全高
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
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心設
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忝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
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凶
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
出沒尚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天討惡孽終不殄除擬字何
由密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
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穴既多賊黨亦衆東迫西竄
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主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
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
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
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慮今將應調士漢官軍數目供給
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關外兵糧貴在專
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榔桂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

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剿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赴會
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尙炎況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
限太迫再請敕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敕巡撫南
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
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
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欽依備咨到
臣除欽遵外卷在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都柱兵備
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恭看得前賊惡貫已盈
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
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
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
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
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
奉有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
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
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
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
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

廣東惠州府龍川縣瀾頭接壤。瀾頭係大賊池大鬘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瀾頭兵力，以為聲援，攻之則奔入瀾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龍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三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甯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鐵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機兵一萬二千之數。俱廣湖南省之兵，皆狠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奔江西之兵，最為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為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各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

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舂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無紙米穀，前銀兩合應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各府縣，照數借給應用，候事甯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為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即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一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李駿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日能，世賊林某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坵、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贛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坳、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塘、皮泡、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縣官蕭應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蕭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徒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盡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避山寨，伏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時各哨剋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驚擊，各驚潰，開槍射傷藥終，即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

義官蕭廣各回呈：「一止有上猶縣白水坳石路坑二巢，南贛縣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峯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早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為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鄰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坳、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坵、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為忠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異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剋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託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

獲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井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甯。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實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勳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

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呈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方略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徽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峯賊修整戰具，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總承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李敷縣承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三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李敷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壘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利、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

十五日賊首謝志剛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燮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剛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詳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潯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與勦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而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一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就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軍體之當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

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連事之累，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連事之累，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苟幸且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剿，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換救謝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題，節奉聖旨：是王守仁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救與他欽此。一備香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救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

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曾設有部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兩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更調退竄者，俱聽軍法從事。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官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一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膠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為陛下一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論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探該部之議，不惟不加答論，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救急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為聖天子明見萬里，勁察幽微，占翠策之舉，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繁森之禁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登乎贊額之中也者，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

不為也。臣固譴劣，亦甯草木無知，不想輒氣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奉敕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欽依，合無於本部收存內，給與旗牌八面，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齎令旗牌八副而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為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備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

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御史金澤，一則避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餉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一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勸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究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顧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

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一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陞賞謝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 日

節該欽奉「敕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璣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中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障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

之黨，撫剿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視帳，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漸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有願陛下俯從慎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為遜讓，以仰辜陛下激勸作興之盛心乎。受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一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驢仗等項。」二哨統兵福

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溪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賊仗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敷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驢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魏正等一百三名，驅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雞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驢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督領安遠縣縣丞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

上新地寨，斬獲首賊文昭等三名，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一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騾器械銀等物。」一七哨統兵甯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三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五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賊物等項。」一八哨統兵南康縣承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賊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二十五名，一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等，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崗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

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銀等物，一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贛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賊從七幅兒等二百三十八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一十哨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利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庵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機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一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不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首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并據南康縣縣承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崗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為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李毅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聞。又經本院行委知府李毅指揮來春、姚豐、謝利、馮翔、縣承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臬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安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崗一處，該與湖廣

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一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剿間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那珣等刻期進剿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記驗實等因伏奉備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斬斬賊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驢寶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贖物俱發贖縣貯庫外職等職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謝貴德謝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崗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藍文昭胡烈雷明聰藍文章雞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璋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蔡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魁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凶毒恃險為惡僭擬王號偽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歸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藍皇子孫收有傳流音印畫像

蠱惑羣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醜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行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葉林之胡壽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朝廷憐念地方之蒼生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持擬合會案呈詳施行一等因據呈到臣查在先准兵部咨一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聖旨一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救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一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一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一說合無行文交與部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一等因題奉聖旨一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一又准兵部咨一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榔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峒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救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刻期進兵一等因節奉聖旨一是都依擬行欽此一又該巡按江

西監察御史周備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剋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祇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一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一俱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橋，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兼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眾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部指揮僉

陽明全書 別錄 奏疏

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行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諸都入，知府李鑿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猷，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邊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眾，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堦，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效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鑿鐵礮鉞，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礮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聲震天地。指揮謝利，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

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驚頭巢，破狗腳嶺巢，破雁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那、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礮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鄭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奮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李敷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擄斬首從賊人首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割，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糈，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一臣等竊計湖廣夾

攻，在平一月初一期已漸迫，賊表稱崗，尚存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稱崗，勢分備多，前後顧慮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官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破旱坑巢，寫井巢。知府守備指揮鄭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老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奮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戢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戢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敷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崩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鄭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寸，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銷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奮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沙入，而我師復往，軍皆非便。今橫水左溪

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月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兩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議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鎮魁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鎮魁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甯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鎮魁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逸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鎮魁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鎮魁龍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

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擄斬首統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尋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所尚多。是日開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藤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驥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藤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又使知府李敷分屯轟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虞，而使參議黃宏留屯南安，給糧餉，以為轟都之糧，亦躬率帳下屯崇寧，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土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坊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樓臺，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上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守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營，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種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李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種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

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寨，黎坑寨，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寨，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雞湖寨。十二月初三日，知府李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寨，擄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二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牛馬驛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驛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剿，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唯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意，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

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為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李敷，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聰，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璿，陸璣，千戶陳偉，高蓉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李敷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一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峯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

攻越郡。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蒙聞征剿，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甯。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來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一等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百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興、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尙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一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

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湖殄尙存，且宜遵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王、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障隘去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戶人，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查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輻集，地方果已甯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一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窓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

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為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非才，遭逢明盛，荷蒙陛下濬圻捧殿，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實庸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即嘗以病求退，後罹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開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湖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千里之內，上涇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朝廷初中賞詞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效，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自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遺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繼，非忠也。故俯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陛下威德，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湖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

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遣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道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繇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輿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尙圖他日之效，苟遂邱首，臣亦感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稱：「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山里民朱仕秩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舉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殿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奉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舉賊又要前來復讐，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軍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石嶺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軍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舊歸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

勸，應否遷移，過往侍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經由呈詳本院。奉批：「夫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在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雞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燬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言稱移驛不便。況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直轄，查先為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教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為地方之幸。

涑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邇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

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劫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機、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鶴、黃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等四百卅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穀呈稱：「統領訓練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邇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簽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

上中下三瀾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一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飄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龍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會用奇等五名。賊從盧任龍等一百九十九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二十二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一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瀾大巢。初十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甯、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一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瀾大巢。初十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兵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九名。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銀等項。一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

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一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遇，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效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督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鐘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湖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敕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鄭文、陳祥等統領，各投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一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

督軍門斬首梟，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俱貯庫外。參照瀾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甯、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據一方，歷有幾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來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聚賊奸雄之巨孽，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甯、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

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部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為申明賞罰，以勸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留，俱據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在照剿殺南方贛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救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為地方緊急

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政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齟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奉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郴，在贛州之瀾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橫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敕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瀾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組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從。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效。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甯、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

臣所投招，求隨衆立效，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鄉賊，諸縣被賊審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熒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逼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趨各賊伐木閉道，將回兵自瀾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等，素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二千

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一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效，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瀾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恐，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揭爾等，若掩而不至者，即可以證

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詰到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誣殺之必矣。一所購糧信者。復從力督。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軍盧則。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湖集。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則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釋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則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謁盧則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請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一臣乃夜謁盧則。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則等已至家。所遺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則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人。指揮姚應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下。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入知府李毅兵。從信豐縣黃田崗。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運。入臣自率帳下官兵。

從龍南縣冷水。運直搗下湖。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湖。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爲三衝。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卻。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差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湖。各哨官兵。遂闢三湖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散。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應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鄭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李毅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擄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生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墮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崗巢。指揮姚應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鑛里窰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鄭文兵。破半運巢。郭統巢。尺八嶺巢。知府李毅兵。破新田灣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鼎

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械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伴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伴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逃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嶺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黻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尙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黻兵復與賊戰於芳

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勸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嚴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

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瀾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擄猛虎，捷競飛猿，凶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特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輓，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戢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效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

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旆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勩，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琦，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魁，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禍已踰分，遂沾瘳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琦，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府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潮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璠，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通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扼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

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為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披賊巢，掃蕩殘寇，除數郡之荼毒，霽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竊恐流賊復聚，禍根之萌，竊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稠集，千有餘家，東去與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處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孫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潮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社稷之地，實為保安至計。一等因。據呈到院一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毒之故，東南兩縣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觀潮頭屯，見今往軍九連大山，往來潮頭和平等處，備關山嶺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惡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查經勘議處，難便奏聞。案仰本道即行副使楊璋會同政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

搜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人備等勸和平潮頭兩處，某處可以築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其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檢，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審，諒諸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領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一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燾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州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燾等到職會勘和平潮頭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慶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州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鄰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萬民，盡數查出，資令立籍撥補，絕戶圖一，一體富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潮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軍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潮頭各財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潮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道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田土，悉數歸官，實價以

助率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
簡要答應繁雜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
於該都分割一圖補換管轄庶爲適均一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
等保里老賴木立等呈稱一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
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
平保設有橫岡角嶧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
於各保並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變等不時出劫各隘現費
一空今能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
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遞年逋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
省寫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
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平
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釐釐隘夫
等情俱相應順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
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著難以准行止
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營隘其新與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
宜添設一隘各於鄰近地方多設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
校會場舖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
除豁相應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舖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
小竹木派令入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
碎雜料計應合委官估計追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用價銀兩若干
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尙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

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潮頭巡檢司應隸
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廣
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造
冊分爲三班半年一換但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
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
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
分授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
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官驛應付
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
日凡遇一應雜差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
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一
到道會同僉事朱昂碧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一等因據呈到臣
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
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障乃三省囤餘之地是以
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
之實是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乘而不守斷爲狐鼠之
窟穴終率逋逃之淵藪况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
特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
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行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
不能今賴朝廷威德軍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
要害將來之事斷不可知臣等班師之日曾從投招者尙不滿百

今十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闕疏，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為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鍼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為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嚮往事之明驗，為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敕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為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竄賊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為易，化盜為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魏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為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秘，為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為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稟稱：『歧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夢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往地名瘤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向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即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東，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稟：『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蹙踪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首李斌與高快馬、魏福全等糾眾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

軍民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下橫溪關兩深峒等巢賊黨
堅立排棚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謀奮勇鬪戰當將各
巢攻破陸續斬賊犯吳璋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
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
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并俘
獲賊屬等項一隨據本官稟稱一橫溪大賊首吳玘招集亡命逃
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即稟蒙監督敘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
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玘巢穴四面圍攻被玘等亂用藥弩射出
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玘打倒賊勢少卻我兵
呼噪大進將吳玘等首從并賊屬盡數擄獲共十三名顆俘獲賊
屬六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一緣由呈解到道看
得賊首吳玘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設
法防捕致縛前寬應合獎勞一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
部咨一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
覆顯看得都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關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逃散他處合無請敕兩廣并南甯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剋期
進兵等因具題節奉聖旨一是都依擬行欽此一續爲申明賞簡
以勵人心事臣節該欽奉敕諭一但有盜賊發生即便嚴督各該
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剿殺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
職若在軍前違明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
能屬官密切體訪或窺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自相斬

陽明全書別錄奏疏

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一又准兵部咨一爲地方緊急賊情事
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
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
據湖廣郴州申賊首劉福全高守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
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龍福全給與冠帶設爲驛官高守仁等給與
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
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
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守仁李斌給與冠帶重
設驛官未兩半月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
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
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與甯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夾剿一等
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疢癘之在
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
本部覆顯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
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
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
令差來人齎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
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一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
一是欽此欽遵一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
欽遵勸處調集兵糧剋期攻剿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
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
 在勦計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嚴密等并續東
 道兵備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
 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川糧餉等項備開呈詳
 隨據監督兵備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看得
 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
 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潮頭等賊未能親往督
 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
 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
 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為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
 其腹心碎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
 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
 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
 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
 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把行仰
 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
 仲仁李斌吳現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即其
 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點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
 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豈百姓之冤憤
 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帳極授折衝之
 謀賊徒破膽將士厭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

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勦將士既盡糾驗之職復多調
 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等因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
 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其收青陽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
 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尉李粵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設
 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皇上既行大賞
 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
 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垂
 授方略領哨諸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效死竟收完結真所謂登
 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書
 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廢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
 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
 百戶寫教獎勵欽此欽遵臣聞命驚惶莫知措措感極而懼若
 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朝廷濳我掩垢收錄於摺棄之
 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開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
 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前途蕩事之後兵耗財
 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
 力弱必致傾價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

以作與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謂朝廷從而假之以賞，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

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潮，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齎旗牌，以應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官之其始提臣之來蒞事者，吏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兵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吏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駕駟之馬，而得良御，齊轡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駕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賦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

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轍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旨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查該本道嶺北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丞富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拿，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富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會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甄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物料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觀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

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為有見，合行咨州府將大征支乘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繕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州府照數發給，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推，必須顯情泰和縣上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甃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甃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一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賊贖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錢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株草變賣，賑撥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一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為貴，議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

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香，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為久安之圖，呈繳一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政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甃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與安新民之版籍，尚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而縣官者，其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為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限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一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為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為

久安長治之策。一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一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甎瓦等物料。先為措置收買。并願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核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會廡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為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一等因。具兩奉聖旨。一。是欽此。一。及准兵部覆題。一。議得勸亂於已發。固為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為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畝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給殿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江西布政司。查撥更役。編畝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一等因。具題奉聖旨。一。是欽此。欽遵。一。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皇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

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御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為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教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為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為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甯矣。

再議平利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一。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崇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甯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水逸。議將南靖縣清河甯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劃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

堵密遷，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
 事類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欽依。一准於前項
 地方，添設縣治，及改修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
 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
 井所屬縣分，在庫贖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
 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一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
 遠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
 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
 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墉，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
 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據堂衙宇，蔡廳儀門，六房，及
 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
 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
 「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
 一百一十丈，願募鄉夫，脊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營造巡司
 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
 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
 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
 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
 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
 議名平河縣。及割南靖縣清甯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
 九百九十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秒，計一十二里，合為裁減縣分，

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
 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
 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
 先行提學道，將清甯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原
 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
 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用圖自新。及照南
 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
 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
 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
 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秒，撥隸南靖縣抵納糧科。又照南靖
 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
 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
 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
 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夫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
 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
 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
 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
 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而兩顧，民情動支銀兩
 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
 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
 事體，他無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命下之日，應奏

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著實幹理，仍行鎮守。按衙門知會，開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勸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歸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皇上俯順下情，乞敕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宜，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

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秒，鈔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聞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除欠，鋪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

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聞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減，所入亦少。況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良弼，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唐賢，各奏繳。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欽依專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齎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越境，雜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況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於軍國。合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

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稅，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准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贛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詳請允。批：「前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三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甯，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卽今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遵照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餉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

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賑濟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隨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俱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終，官府邏卒，實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寬平巢穴，然漏網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之內，連崇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尙懷反覆，未平之曠曠，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得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計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平而餉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彈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繕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夾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拮据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畢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皇上憫

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敕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陸廢謝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陸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爲救獎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復蒙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闕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疑推重，雖聖帝之寬仁，而貪浮於行，虎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仲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部謂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實，雖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蠶絲，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軫，然亦安敢所未安，匪勉受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久病待罪，乞恩休致事，奉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著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官陞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一備咨欽遵。一除已具本謝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授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擢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勉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債敗，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驚，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為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遂將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為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變與遼出，大小

臣工惶惶且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荷苟求退遯？願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虜毒侵，嘔吐潮熱，飢骨嶺削，或時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為訣，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況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眊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鳥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飛報甯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

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上，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一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擊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一等因臣奉前旨，遂欲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杖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纜數日，適當君父之急，

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仲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圖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會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闔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瑞，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璣，甯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倬，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樞，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願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

饑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千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依親齋，謹題請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齋，謹題請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適值甯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

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勸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據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助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甯府僞榜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誚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甯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撫都御史許副使，因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遺寇四散，標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蓋，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李敷，代齋僞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寧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李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甯王生日。」

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數自分死國因
妻女在船寫書令妻娶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
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擄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
急呼鞫進府將前僞傲榜差展校十二人督押鞫與承芳代爾鞫
計欲投其軍門脫身報効不謂官兵執送前來一等因案照先爲
飛檄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
照甯王不守藩服敢此欲亂聘賜神器指斥聖輿擅殺大臣放囚
劫庫稔不踐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賓恩遇四朝實
託心齊舉人劉義正舊假借退之名新叨錫用之典今指反而事
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道斧鉞之誅參政李敷教授
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已慮之虞恐於中應
夫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
數監禁一面徵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
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股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歷經變難
民心騷動尚自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竊竊大寶且今天下
之觀觀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操骨寒
心背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上
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
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上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
尙有可圖雲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
人秦浦親齎謹隨請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甯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因禁方面官員
操戈向調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十
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
源刷卷御史伍希備各赴京復命適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
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敕方便行
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甯之日赴京復命緣係留
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
隨看得甯王險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十二萬餘人招誘四方
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
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
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
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
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
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備分職任事一面約會
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刑部郎中曾直許鼎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蘊山先任浙江僉事

今赴部調用劉蕙，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聞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虜，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儒、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儒、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變，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一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壘，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

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壘，攻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至，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緬而登，城中之兵，士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祺、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存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順、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逼甯王，向往相機擒剿，另行奏報外，竊照甯王逆焰熏天，衆號二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懼。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木心。但當此物情賤，武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賞，資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親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况文

嘗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甯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會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蘆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饗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應璠、陶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一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贛廡，以援

省城。一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搗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中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緋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棋樞及僞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神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一甯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歸援甯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質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竇，則江西自服。甯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一萬歸援江西。甯王亦自後督兵隨來。一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備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撻躡，四

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
 駭，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去其根本，
 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
 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僞義各鄉官
 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甯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
 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入至者，彼惡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
 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
 進止。臣以甯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
 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
 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
 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
 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取則堅者，取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棟
 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
 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
 賊兵。知府陳棟、通判胡堯元、董璠、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
 美、李樹、王冕、王猷、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
 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驅城中軍
 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
 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管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
 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
 三日，復得諜報，一甯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

能計其數。一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
 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爾賢以分其勢。
 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
 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自橫
 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
 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
 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散，甯
 王震懼，乃身自勞勸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五百兩，使
 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會典引兵亦
 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
 兵亦不能臨南康以購賊，乃遣知府陳棟、領兵四百，合贛州知府
 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會典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
 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
 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
 等立於統纜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遣督各兵，殊死並進，賊及甯
 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
 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
 爲火攻之具，邢珣、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
 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暮，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
 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
 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



停 | 定價 9.50

